



鸳鸯铁屐桃

花城出版社

143.43

鸳鸯铁屐桃

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广东分会主编

花城出版社

1057880

内 容 提 要

惩恶除霸、匡扶正义乃是武林中人的高尚品德，侠义传奇的故事历来为广大群众所津津乐道。这本民间故事集的第一辑便是群众喜闻乐见的武林传奇。其中，《鸳鸯铁展桃》通过“千里姻缘一‘钱’牵”、“传真笈被逐回乡”、“鹰鼻僧失鼻挟仇”、“铁展桃施展绝技”等几个章节，写出了清朝中叶澄海城中吴家泰夫妇充满传奇色彩的生活风貌。《康铁制伏张教头》写的是曲江好汉康铁学师三年，惩罚横行乡里的拳师张教头的故事。另外两辑故事，或揭露与嘲笑邪恶势力的凶残愚蠢，或歌颂与赞美劳动人民的勇敢机智。全书故事想象奇特，情节生动曲折，语言朴实明快。

鸳 鸯 铁 展 桃

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广东分会主编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

(广州市大沙头四马路)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湖南岳阳市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3印张 63,000字

1985年12月第1版 1985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04,100册

书号 10261·644 定价 0.59元

目 录

鸳鸯铁屐桃·····	1
康铁制伏张教头·····	10
除恶僧·····	17
大力罗斗猫头爪·····	23
风水六葬仙·····	28
当活宝·····	32
“狗腿”的起源·····	37
神姨治恶狼·····	42
赖蛤蟆小传·····	45
屁股箭·····	50
“无事牌”·····	53
再分家·····	57
聪明老婆傻老公·····	60
从六含冤·····	64
张古老打草鞋·····	73
张球和钟友·····	77
打柴佬奇遇·····	81
狗犁田·····	87
猫、狗、铜茶壶·····	90

鸳鸯铁屐桃

周镇昌 杨景文 整理

清朝中叶，澄海城北公婆宫前吴厝内，住着一位老太婆，虽已银发苍苍，但却精神很好，走起路来健步如飞。清朝的女人都要缠足，穿上一双别致的小鞋，鞋是用布料做成的，脚跟的地方垫上高高的木蹬，潮汕人把这种小鞋叫“屐桃”。这位老太婆的屐桃，很特别，是用铁铸成的，因此，左邻右舍都叫她“铁屐桃”。她的娘家在安徽省凤阳府，因此人们也叫她凤阳婆，时长日久，她的真实姓名倒给遗忘了。

凤阳婆的丈夫叫吴家泰。这对吴家夫妇，有个凤阳秘方，施医赠药，治愈了不少奇难杂症，深受群众爱戴，人们便给他俩传扬了许多动人的故事。

千里姻缘一“钱”牵

凤阳婆的丈夫叫吴家泰，是澄海本地人。一个天南，一个地北，他俩是怎样撮合起来的呢？

俗话说：“千里姻缘一线牵。”吴家泰与凤阳婆结成夫妻，却是千里姻缘一“钱”牵。他们的千里姻缘，确确实实是由一枚铜钱牵成的。

吴家泰从小喜欢耍枪弄棒，曾经拜过拳师，学得一身武艺，长到二十多岁时，随着他的父亲在海丰汕尾港开设一个绸缎商行，当个小掌柜。

当时汕尾是个非常繁盛的商埠，每年隆冬季节，常有一批批凤阳人到这里卖艺讨钱。他们沿街挨户，敲响铜锣，哼着凤阳小调，玩些杂耍与武技之后，便把铜锣翻转过来，向观众讨赏钱。每当卖艺的来到吴家店前，吴家泰总是信手掂起一枚“乾隆通宝”向锣里甩去，只听得“当啷”一声，铜钱便穿锣而过，把围观的人吓得瞠目结舌，卖艺的知道他是个有绝招的内行人，不敢惹他，只好悻悻离去。

夏天，卖艺人陆续回凤阳向头人交锣复命，并禀告了他们被人击穿铜锣的经过。那头人顿时火冒三丈，大骂道：“真是欺人太甚，不把他收拾掉，不解我的心头恨。”于是到了冬天，他就派了自己的媳妇和女儿到汕尾去报仇。

头人的媳妇长得丰润结实，黑里透红，他的女儿则还是个姑娘，清秀健美。她们挑了一担膏药，扮成是走江湖的卖艺人，千里迢迢来到汕尾，住进了悦来客栈。她们一连住了三天，每天都是早上空手出门，傍晚空手而归，谁也猜不透她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。

到了第四天，姑嫂二人束装停当，径向吴家店前卖艺讨钱来了。

吴家泰听见锣声响，心想，好久没人来敲锣，手痒得很，来得正巧。他象以往一样把铜钱猛甩过去，谁知那嫂子顺手把锣一拨，那枚铜钱便“嗖”地一声飞转回来，吴家泰没料到对方来这一手，躲避不及，铜钱竟钻进了他的胸膛里，他大叫一声，跌坐在太师椅上。那嫂子见状，握住姑娘手腕，说声快走，就急急奔回店里去了。

小东家出了事，吴家店上下等人乱成一团，有的嚷着要抓住两个贼婆算帐，有的说要到衙门告官，有的忙着要请医师救治。老东家和奶奶眼见儿子脸色一阵青，一阵白，额头冒出黄豆大的汗珠，心如刀割，叫苦连天，不知如何是好。还是这个懂得拳艺的吴家泰懂得只有求她们才能解救自己性命，马上派人备办了金花红绸、槟榔大吉和一百两银子，分盛两个大盘，由两个伙计捧着，随着他到客栈向她们赔情求医。

回头再说那姑嫂两人，正准备束装登程回家，忽见店家来报吴少爷求见，以为是报复寻衅来了，两人便走出客厅，准备厮打。谁知吴家泰一见便上前拱手作揖，献上彩礼银子，赔礼道歉，毕恭毕敬。俗话说：“凶拳打不得笑面”，她们只好招呼吴少东家坐下叙话。姑嫂二人见他情词恳切，心软下来。那个嫂子对吴少东家道：“这枚铜钱一百天之内不取出便没救了，必须一同回凤阳去，才能有药物救治。”吴家泰只好回家告别爹娘，随她们一同回凤阳去。

一路上，那姑娘每天都寻些草药给吴家泰敷伤止痛，小心护理。时长日久，竟然对他产生了感情。一路上还教鸽子功，从一丈多高的空中翻身下来也能屹立不动。到了临近家乡时，那姑娘不得不将心事告诉嫂嫂，央求她在爹娘面前求情。嫂嫂笑着说：“这要看姑娘有没有好运气。”

凤阳头人闻报媳妇、女儿回来了，忙到厅堂相见，准备犒赏一番。可是等了大半天还不见踪影，正在疑惑，只见老婆子抽着旱烟筒笑嘻嘻地走到跟前，嘴唇紧贴着他的耳朵叽里咕噜了一阵，凤阳头人不听犹可，一听把肺都气炸了，骂道：“蠢女！要我答应，别做梦！”那老婆子费了一番唇舌，好说歹说，才把头人的气渐渐说消了。头人问道：“你有何主意？”

“我看呀，这后生哥配上俺女儿正是天生的一对。”

头人说：“先带他见见面再说吧。”老婆子把吴家泰带到厅前，头人抬头一看，果然是一位魁梧俊秀的青年。吴家泰手里捧着一只朱漆木盘，盘里端着金花红绸和雪白银子。向头人鞠躬认错。头人心中暗喜，站起身来微笑着接过礼盘。二话没说，伸出右臂一把拎住他的背襟，象老鹰抓小鸡似地把他腾空举起，走到檐前朝着庭院里那堵大照壁抛了过去，对老婆子说：“你到门外看一看，要是他倒下去就不用再见我了。”不一会，老婆子笑嘻嘻地带吴家泰来见，口里嚷着：“站着的，站着的。”头人也高兴地自语道：“功夫过得硬，堪作风阳婿。”忙请吴少东家坐下，表示要将女儿嫁给他。并说明二老把女儿视为掌上明珠，不愿嫁出，只能招赘进来。吴家泰自然满心欢喜，当即修书回家。吴老东家知儿子性命有救，而且因祸得福，就答应了。风阳头人治愈了吴家泰的创伤之后，择了个黄道吉日，给他与女儿拜堂成亲。一枚铜钱，就这样牵成了千里姻缘。

传真笈被逐回乡

风阳头人入赘了吴家泰，并不完全出自对女儿的娇爱，他还有一个原因。原来风阳卖艺人祖传有十八般武技和三十六套拳法，此外还有一招绝艺，名曰鸳鸯腿，称为“风阳真笈”。这真笈不是谁都能学得，只是传授给风阳头人的嫡系子孙。只传男，不传女。这姑娘自幼聪敏过人，勤学苦练，武技超群，很博得父亲的欢心，遂破例将真笈传授给她。现在，他恐怕真笈外传，因此不愿将女儿嫁出去。一转眼，吴家泰在风阳过了三年。有一天，正值春和景明，艳阳雨天，小夫妻俩又在后花园比武。双方打得方酣，冷不防姑娘飞起一脚，将她丈夫的

右腿骨给踢折了。吴家泰大叫一声，即时倒在地上动弹不得。姑娘急命丫鬟扶他回房养伤，吴家泰以为是妻子一时失手，并不介意。一月后伤愈，也能下床走动了。此后，每日里妻子都是教他练腿功，前后左右都能踢，小腿飞过头，而且这条伤腿，经过妻子用药物敷治之后，更加力大无穷，一二百斤重的大石，能一脚踢出几丈远。一天，小两口坐在窗前闲谈，吴家泰逗趣说：“真想不到这条伤腿，能练出这样高的本事来，千恩万谢，该是娘子一踢之功了！”那姑娘忍俊不禁，打趣道：“谢我是不错的，今天先给你打个招呼，我还要踢折你的左腿骨呢。”

“你真狠心，你是有意折磨我吗？”

“着火了嘛？看你这个人饭越吃越笨了。”姑娘把她如何有意把凤阳真笈偷偷传授给他的心里话和盘托出。谁知路上说话，草中有人。恰巧此时嫂子打从墙外窗前走过听见了，便告诉了公婆。凤阳头人一听，登时火星直冒，非要把那个败家女重重责罚不可。嫂子心里嘀咕着，要是惹出事来，我可要让小姑抱怨终生啊！只得壮大胆子，好说歹说，给她解围。那老婆子也说：“莫说我嫌你，破凤阳家规的是你，要责女儿得先责你自己。”头人捏起拳头猛向自己头上乱砸，长叹一声：

“唉！我真该死，此事要是传开去，叫我如何管辖这一族人呀？”那嫂子眼珠转一转，便说：“公公，俗话说得好，嫁鸡随鸡飞，嫁狗随狗走，何不干脆让姑娘回婆家去，免得日久风声泄漏呀！”头人揣摩再三，只好依了媳妇之言。那嫂子做好做歹，又给阿爹献计，叫他不要让姑娘把专治鸳鸯腿的灵药带走。这样，吴家泰就只学得了单鸳鸯。

鹰鼻僧失鼻挟仇

吴家泰夫妇回归汕尾定居，一家人过得很安乐。吴家泰记住妻子的嘱咐：“学拳艺只可自卫防身，不可好胜惹祸。”从此也就不再显本事了。他一心一意经商赢利，不觉过了十年。

有一天，他到附近的山寺闲游。只见大雄宝殿上，释迦牟尼金身案前，香烟缭绕，灯烛辉煌，却空无一人。吴家泰在殿中信步浏览，猛抬头，忽见大殿中的脊梁上，悬挂着一口大铜钟，那口钟离地足足有三、四个人高，怎么敲呢？吴家泰心中纳闷。恰巧有一个小沙弥出来拨亮佛灯，吴便向他请教。小沙弥微笑答道：“这是我家方丈的玩艺儿，他悬挂这口钟，至今十年，只他能敲得，谁也敲不得。”吴家泰问道：“怎么个敲法？”

小沙弥指着墙边一根楠木棍道：“我家方丈手里握着这根木棍，纵身一跃，腾空而起，便把钟敲响，真好本事！”

“哈哈哈……”吴家泰放声大笑道：“我以为你家方丈有多大本事，原来如此。”

小沙弥一听，瞪圆着眼睛问道：“施主敢夸海口，莫非也有武艺？”

“好说好说，这玩艺俺也喜欢的。”

小沙弥原以为方丈的武术盖世无双，今天居然有人敢和他比并，倒要见识见识，开开眼界。便将楠木棍递给他，说：“施主你就敲吧！”吴家泰毫不犹豫，一蹲一跃，当当当一连敲了三声，敲罢徐徐落下。那个小沙弥看得舌头伸出两寸长，久久缩不回去。

那寺里一百多和尚，正在午憩，听见连响三下钟声，以为师父加急敲钟，一定出了什么大事，慌慌张张都跑出大殿来。小

沙弥忙将情由相告，众和尚无不佩服赞叹，三五成群，窃窃私语。那方丈刚好入梦，忽被这突如其来的钟声敲醒，也忙走来看个究竟。一个满脸胡须的和尚凑近他耳边，叽里咕噜了一阵，方丈眉头紧皱，走上前去向吴稽首顶礼，自称是寺中住持，邀他到后花园畅叙。吴家泰见他一双肉泡眼，两道扫帚眉，鼻如老鹰，口似狮子，心中本不愿意，但辞却不得，只好和他到花园去。

这座花园约莫三、四亩地，假山池塘，亭榭水阁，很是幽雅。两人来到小亭坐下，有个小沙弥端上茶来，对饮寒暄之后，那方丈说：“施主，你可看见树上那个窝么？”吴家泰顺着他指的方向望去，只见距他们几丈远的地方有一棵大榕树，枝叶参天，树干丫口，用木板和竹篷盖起一个可供人居住的窝棚，离地有三丈多高，却没搭梯子。他便问师父盖这窝有什么用处。方丈说：“我盖这个窝棚，一来供乘凉供憩息，二来供锻炼纵身术，每天就着这玩艺儿跃上跳下练几趟。”说罢纵身一跃，便登上那窝棚，频频向吴招手：“施主，这里真凉快呀，快上来吧！”吴家泰也兴致勃勃地用脚尖一蹬，身子便腾空而上。突然那方丈迎面冲将下来，伸出右手，看准吴家泰胸膛用力劈击过去。吴家泰眼明手快，急用右手挡开，谁知用力过猛，一拨，竟把老鹰鼻拨断了。那方丈大叫一声，蹲在地上周身颤个不休。一会儿，悻悻地对吴家泰道：“我今天输给你了，有种的，后会有期。”不容吴家泰说个分晓，便跃身翻过墙头不知哪里去了。

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原来那个鹰鼻僧，因见吴家泰武术在他之上，心怀嫉妒，想乘他不备下毒手，刚才那一手叫“黑沙掌”，若被击中即当场毙命。幸好吴家泰眼明手快，方免遭害，但无意中却把他伤了。鹰鼻僧失了一鼻，妒恨交加，没有面

目见众徒弟，因此逃到他乡去了。

吴家泰回转店中，把事情原原本本向妻子说了，凤阳姑娘料定今后必有祸根，加上生意不旺，便与丈夫商量，把店门关了。一家回转澄海城故里定居。

铁屐桃施展绝技

吴家泰夫妇回到故乡，仗着一些积蓄，无忧无虑，清静度日，还挂起专治跌打刀伤、奇难杂症的招牌，行医卖药。对穷苦人家，则不收医金，反赠药物，乡亲都赞不绝口。年复一年，夫妇不觉都鬓发斑白，年近六旬了。一天，门外忽然来了一个拜街和尚，背负佛像，一步一跪，来至吴家门口化缘。吴家人给他钱米，他不要，指名道姓要吴家泰出来答话，吴家泰便出来看个究竟。

“你是吴家泰吗？”

“正是小可，未知师父有何见教？”

“好吧！就与你打开天窗说亮话，那个被你打断鼻子的老和尚便是我的师父，他临终之时，嘱托我，要我为他报一鼻之仇，死方瞑目。”

吴家泰听罢，便把当年始末情由说给他听，劝他冤家宜解不宜结。谁知那个和尚硬硬帮帮，非要与他一决雌雄不可。吴家泰被迫无奈，只好约他七天之后在吴厝内比武。

那凤阳婆听到这回事，便对丈夫说：“好胜惹祸，你这个性子总是改不了，今天灾祸果然飞上门来，你年事已高，体力减退，恐难抵敌呀！”吴家泰拿一匹土布，往水缸里浸了一天一夜，然后取出，用力一拧，啪啪啪几声，把湿布拧断了。他满心欢喜对老婆子说：“不怕，我身上还有五百斤好力，可以抵

敌。”

七天期限已到，这一日，吴厝内中厅所有的门扇门槛都卸下来，作为比武场所。城中群众闻讯都赶来看热闹，内外庭院围上很多人，里三层，外三层，搬来板凳垫脚再加上两层，有的登梯爬屋，骑上墙头，挤得水泄不通。那和尚早已来在厅上等候。一会儿，吴家泰一身行侠打扮，走出堂来，两人见面，互相拱一拱手，二话没说就摆好架势。吴家泰以主人风度相待，不先打第一手，等着对万开拳。那个和尚，倒也奇怪，只与吴家泰角逐打转，久久不动手，两人从辰时相持至巳时，还未见互打一拳。围观的人也都莫名奇妙。回头再说那凤阳婆子，怕丈夫年老失手，早已做好一切救援准备。她足穿铁屐桃，在房门内坐观比武，门上垂下竹帘，外面看不见她，她看外面却一清二楚。原来那和尚久闻吴的本事不凡，知硬打难以取胜，便抓住对方年迈力衰的弱点，采取这种消耗对方精力的战术。果然吴家泰渐觉头晕，稍不留意，错踏一步，一脚踩向石阶下，身子后仰，两手一张，大叫一声。那恶僧脸上顿时现出一团杀气，一个“黑沙掌”嗖地向吴家泰当胸劈下来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那凤阳婆子眼见情势危急，立即双手扶起竹帘，屁股用力一挺，身子就象一支流矢似地腾空射向那恶僧。恶僧耳闻背后风声，心知不妙，忙撤下吴家泰，纵身向上一跃，右手抓住了屋梁，往下一望，只见那凤阳婆子两手托地，身子倒竖，那双鸳鸯铁屐桃象两把银钩，寒光闪闪，直向他射来。恶僧知道自己不是对手，忙纵身飞上屋檐，逃走了。

凤阳婆的铁屐桃没把恶僧射中，却把中厅的大梁击了两个凹迹。这大梁和两个凹迹现在还留在吴家厝内。

康铁制伏张教头

李楠 刘斯佳 李良中 整理

相传曲江县樟树乡石下村，出过两个打拳师傅，一个姓康，一个姓张，他们各施各法，留下了不少故事。

石下村几十户人家，只有一家姓康，其余都姓张。张姓中有一个张威，群众叫他张教头。他会打拳，徒弟众多，经常欺压乡民。康家只有兄弟俩，哥哥叫康铜，弟弟叫康铁，单家独户，人少势弱，张教头早想把他们赶走。有一次，康铜挑稻谷回村，路过张教头家门口，张教头把一只死鸡仔丢在康铜脚下，硬说是被康铜踩死的，并说这只鸡仔养到过年会有五斤重，逼着康家赔了一只五斤重的大公鸡。康铁受不了这种冤枉气，要到县衙门去告状。哥哥说：“鸡蛋怎能碰石头，还是忍气吞声算了。”康铁说：“你能忍，我不能忍，我要去学功夫，练几套本事回来，看他敢不敢欺侮人！”哥哥表示赞成。于是康铁筹集费用，备好行装，启程学拳术去了。

康铁日行夜宿，寻访名师，不久来到西水地方，拜见了一位武艺高超的师傅。师傅问：“你想学什么？”康铁说：“学大力！”师傅先教他蹲马步。从每次十分钟增加到二小时，不准移步，不准叫苦。康铁尽管腰酸腿痛，每次练完功夫就象散了骨架，但一想起被张教头欺侮的情景，就咬紧牙关，坚持练

功，终于练出了一身硬功夫。

三年过去了。康铁惦念着相依为命的哥哥，问师傅可否出师回家。师傅说：“你想出师，我来考考你。”说完，操起大棍就打，康铁左挡、右挡，挡不了师傅扫来的大棍，身上被打得红一块黑一块的，疼痛得倒在地上，但没叫一声苦，没哼一声疼。师傅高兴地说：“好一条硬汉！”师傅抱起康铁放在药酒缸里浸了一刻，又吃了跌打药，再叫师娘端来炖鸡汤，一口一口地喂他。半个月后，康铁身体复原了，师傅对他说：“单学硬功不行，还要学轻功。”于是师傅教他学弹跳、学飞檐走壁。他不怕苦，日夜苦练，不知不觉又过了三年。一日，师傅说：“康铁，你想哥哥吗？”康铁说：“想呀！离开哥哥六年了，真想回去看看他。”师傅说：“好，我来考考你！”于是操起大棍往康铁身上打来，只见康铁一个弹跳跳出天井，师傅追来又一棍，康铁飞身跃上了屋檐。师傅丢了大棍哈哈大笑，说：“你出师啦！不过，要记住两句话：我教你的功夫，不准欺侮人，只准抱不平！”康铁从屋檐上跳到师傅面前，立即跪下说：“师傅教导，铭记在心。”

康铁拜别师傅，日夜兼程赶回家里。这时，已经是年廿九，快到春节了。他看到哥哥半头白发，显得苍老了；仅有的那张棉胎破烂不堪，几个饭碗不是裂缝就是缺口。别人家家家户户煎糍做饼，剖猪宰鸡。而自己家却门庭冷落，粥稀衣薄。北风呼呼，好不凄凉。兄弟见面，相对无言，满面泪水。哥哥说：“唉，我太无能了！”弟弟说：“不，哥哥为了支持我，卖光家产，不怨哥哥，还要感谢哥哥。倾家荡产不要紧，兄弟俩重新创建家业。”哥哥听了破涕为笑，叫弟弟吃几条番薯充饥，然后去看看村里分鱼有没有自家一份。

康铁来到大塘边，看到许多人等着分鱼。康铁走到村中长

老面前，好声好气地问：“老叔公，请给我们家一份鱼吧！”老叔公很难为情地说：“唉！难呀！我想分给你一份，就怕张教头不肯，你去问问张教头吧！”康铁走到张教头面前，客气地问道：“张师傅，请给我们家分一份鱼吧！”张教头哼哼两声后说：“七年都没分鱼给你了，你还敢想？你问问我的拳头，它答应就分给你！”康铁说：“历来我家有份分鱼的，为什么现在不给了？都是同村人，请别总是欺侮我们家！”张教头嘿嘿两声后说：“欺侮！就是要搞绝你康家，怎么样？”康铁顿时怒火满腔，说：“没有那么容易，你不分也要分！”张教头两手叉腰：“哎呀！好硬的狗嘴，告诉你，你敢动一下鱼，我打断你的腰骨！”康铁正想教训张教头，便有意走到鱼堆里拣了两条最大的鱼，提着就走。刚迈出几步，张教头呼喚十多个打手蜂拥而上，拳头、扁担、木棍一齐打来。康铁一个弹跳，跃出人圈，放下鱼，手拿一条刚从塘里捞起的旧苗竹，横扫过去，打得那些打手纷纷倒地。张教头一见，心里也有几分害怕，但又不愿就此罢休。他趁康铁放下苗竹拾鱼之机，象猛虎擒羊似的，朝康铁扑去。康铁听到后面有风声，马上闪跳到张教头后面，左手抓住他的脖子，右手把他托起，往鱼塘中心一抛，啪嗒一声，张教头跌落进鱼塘的泥潭里，象只大乌龟，一时爬不起来了。康铁捡起两条鱼，说：“今天我也让你尝尝我的厉害。”然后，大步流星地向家里走去。

从此，康铁的名声大振。张教头滚了一身塘泥，憋了一肚子气，自知不是康铁的对手，却仍暗暗伺机报复。

春耕到了。张教头串通一帮人，早早就把自己的田插齐了秧。康家的田正好在中间。张教头扬言，不准康家的牛踩秧苗，踩一棵赔一担谷。康铜说：“这明明是欺侮人，按农家规矩，踩坏了秧苗补插回去，哪有赔谷的？田埂小，牛不走过

去，怎么能耙田？改种杂粮吧！”康铁说：“张教头有意刁难，难不倒我的！”

一天，康铁牵着牛，扛着耙，边走边喊：“你们看清楚呀！莫说牛踩你们的秧苗呀！”张教头带领一批打手出来了，也有不少看热闹的男女老少，人人睁大眼睛看康铁如何动作。只见康铁先把牛牵到树下，把牛绳缠在树杆上，扛着耙踏着田埂走，把耙送到田里；然后出来解脱牛绳，双脚踏下，左手握紧一只牛脚，右手托着牛肚，轻轻把牛举起，然后踏着田埂走，把牛送到自己田里。人们个个目瞪口呆，张教头心里也有点打冷颤，却对大家说：“有……有……有什么好……好看，两……两脚牛举四脚牛！”其实他心里既害怕又不服。不久，张教头不知去向了。那班狗仗人势的家伙也收敛了嚣张气焰。但是，还有一些心术不正的家伙，仍然自恃武艺欺人……

有一次，康铁去乌石街买东西，来到河边，叫对岸撑船哥把船撑过来。旁边一个妇女说：“这个船佬十分刁蛮，我抱着小孩去看病，一早就来叫，他就是不撑船来，有什么办法！”一位老太爷抱怨说：“我是要买药救人命，也是嗓子叫哑了不过来，唉！”一位青年说：“哼，船佬敢如此刁蛮，还不是拜了张教头做师傅，年纪差不多，还认他做契爷，狗仗人势，经常敲榨过渡人。”康铁听了立即脱了外衣，游水过河，叫船佬撑船渡人。船佬说：“不够半船人，我不开船。”康铁说：“按半船人计算，我付船钱，开船！”船佬无奈，只好开船过去。船撑回来后，渡船人上了岸，康铁付了船钱，仍然坐在船尾，说要搭船回去。奇怪！任船佬用尽气力，都无法把船开动。船佬只好跳下河里检查，看见船尾搁在河底，用竹篙撬不动。乘客七嘴八舌：“快点呀！我有急事呀”船佬再用竹篙撬，竹篙断了船仍然不动，急得他满头大汗。后来，他看见康铁在船尾蹲